

名家题斋

斯舜威 主编

斯舜威 编著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名家题斋

斯舜威 主编

斯舜威 编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名家题斋 / 斯舜威编著.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6.3

ISBN 7-80517-972-7

I. 名... II. 斯... III. ①汉字—书法—鉴赏—中国
②名人—书房—简介—中国 IV. ① J292.11 ② 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0142 号

名家题斋

责任编辑: 侯 辉

责任出版: 李 兵

装帧设计: 项瑞华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解放路马坡巷 39 号 (邮编: 3100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7

印 数: 3000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17-972-7/J · 973

定 价: 14.00 元

目 录

1	室雅名清(代序)	44	玉鸾轩
11	商丽斋	45	鬼邻居
12	澹庐	46	南山三艺斋
13	雉堂	47	逸兴轩
14	听风楼	48	二风堂
16	欲善楼	49	梅鹤草堂
17	兴坞居	50	缉耘轩
20	石韵斋	51	师莲居
22	或或斋	52	鸣石斋
23	双卯楼	53	栖霞楼
24	清风明月书屋	54	澄心阁
25	思清楼	55	醉墨轩
26	省三堂	56	菖漪堂
27	泉石斋	57	师牛堂
28	文丐棚	58	玉垒草堂
29	一牛斋	59	守拙斋
30	艺云阁	60	君子轩
31	求是斋	61	师古草堂
32	岩石阁	62	百梅书屋
34	滴水台	63	补读斋
35	思泓居	64	借山馆
36	立雪斋	65	意天阁
37	醉石斋	66	凤凰苑
38	乐陶轩	69	我的书斋名
39	太朴斋	71	友石庐
40	居室三匾	72	敏求阁
41	无始斋	73	梦石斋
42	一得斋	74	微曦斋
43	饮海庐	75	墨竹斋

76	不厌斋	110	兰石轩
77	弘缘轩	111	墨浪楼
78	翰园居	112	融斋
79	幽草室	113	自牧斋
80	茹苦斋	114	雨墨斋
81	无悟苦斋	115	汉研斋
82	契泉斋	116	惜金斋
83	系日斋	117	半丁堂
84	竹郁园	118	惜缘居
85	金石味屋	119	梅花书屋
86	听涛轩	120	伴俗斋
87	亦庐	121	苦耕山庄
88	三省堂	122	寒松阁
89	墨耕堂	123	茫万顷斋
90	研石斋	124	玉梅花庵
91	艺耕堂	125	红霞书屋
92	秋鸣斋	126	松月斋
93	雨长斋	127	寄梦轩
94	石斗屋	128	饭牛草堂
96	聚雅居	130	山海居
97	浣溪斋	131	石鱼居
99	寒香斋	132	归一室
100	森庐	133	静啸斋
101	秋雨斋	134	陋园
102	灿然阁	135	春雨庐
103	果庐	136	苦雨斋
104	一闲斋	137	畅叙斋
105	磨石斋	138	栖梧阁
106	静心斋	139	一如书屋
107	爱莲居	140	寄趣书屋
108	缘合庄	141	竹影轩
109	适吾庐	142	问梅堂

143 湖上荷堂
144 艺德齐修
145 古月斋
146 大荷堂
147 兰竹轩
148 忘年书屋
149 兰石斋
150 聚艺斋
151 墨耕斋
152 静思斋
153 颐鸿斋
154 涤雪楼
156 三省书屋
157 二晓轩
158 听涛居
159 饮月楼
160 耕石斋
161 琴书堂
162 竹品斋
163 静云阁
164 卧石斋
165 陶然居
167 晨漱草堂
169 自得堂
170 三境斋
171 听松庐
172 晴岚斋
173 敦煌二石室
174 野云轩
175 清风雅雨居
176 草木轩
177 不陋居

178 汉石周金斋
179 聚石斋
180 耕云楼
181 吟墨斋
182 砚耕斋
183 天乐斋
184 藏陆轩
185 艺海神游斋
186 石籀斋
187 不闲居
189 掇云居
191 沉沙轩
192 金石味屋
194 莲塘书舍
195 采风堂
196 墨雾斋
197 五味斋
199 波影楼
201 三鉴堂
202 铸器楼
204 求索斋
205 三亦楼
206 得绉轩
207 时习书室
208 孔仲起尊受居
209 王伯敏半唐斋
210 梅苑小记
212 观江湖楼记
213 斋名集锦

室雅名清(代序)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细脉，这就是斋堂馆阁文化。“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对有文化品位、有胸襟抱负的人来说，哪怕住草堂、居陋室、处僻巷，也要为自己的住所或书房画室取一个名字。或某某斋，或某某堂，或某某馆，或某某轩，或某某阁，其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把自己的抱负志向、兴趣爱好、心中块垒，通过斋堂馆阁名表露出来，渲泄出来。有了这样那样的斋室名，自己便号称某某斋室主人，往往还要配套地刻一方闲章，书画作品落款也好，文章署名也好，都可以用将上去。由此看来，斋室名是人格化的，可以看作是姓名的异化或延伸。斋室的命名，无不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人们一见到斋室名，就会产生如见其人的感觉。有的一看便知是刻苦治学的，有的一看便知是爱鉴藏的，有的一看便知其性格风趣幽默。对斋室名的了解，有助于了解斋室主人的创作生涯及艺术特色，而且，一个斋室名的产生往往伴随着一段掌故，一段轶闻趣事，一段风风雨雨的不寻常经历，所以，了解斋室名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

斋室的命名，根据各人的经历和喜好的不同而有

所不同，可谓无拘无束，异彩纷呈，但大致思路是有迹可循的，一般总不外乎几种取名方法。

有的从前人的诗词、格言、警句中选择精辟的词语以颜其居，用来激励自己，抒发抱负。如萧涤非的“有是斋”，语出《论语》子路批评孔子之语：“有是哉，子之迂也。”黄遵宪“人境庐”，取意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诗句。李准的“伏枥馆”，意出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叶遐庵“宣室”取李贺“宣室求贤访逐臣”诗意。柳亚子“活埋庵”，语出王船山“从天乞活埋”联语。林语堂“有不为斋”，源自孟子“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聂崇岐“澹宁堂”，一看便知出自诸葛亮的“澹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也有的从自己的诗文中取名，也是为了自励。如俞樾的“春在堂”，语出自己的咏春诗“花落春仍在”，以纪念自己辉煌的过去，又表示自己虽罢官而志不衰。其匾额为曾国藩所题。

有的因收藏了十分珍贵的书画、古籍、文物、名石等，喜爱至极，特取相应的斋室名，以资纪念。众人皆知的张大千的“大风堂”，便是因为他藏有张大风画而得名。如陈叔通搜求名人画梅真迹百幅，编印《百梅集》，并将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罗振玉藏书楼名曰“大云书屋”，因内藏北朝初期写本《大云无想经》故也。阎甘园得元滕用亨《云山晚照图》，颜其斋曰“晚照楼”。简又文因藏有隋张猛进碑帖而取斋名为“猛进书屋”。于右任从洛阳古董商手中买到7对名将显官夫妇的“鸳鸯碑”，而将书斋命名为“鸳鸯七志斋”。秦翰才则因其搜集古代名人年谱甚多而名其居室为“千谱楼”。陈叔通集有周秦迄宋元钤印九百余组，故名“千印斋”。吴瞿安藏有明嘉靖刻本词曲一百种，因名“百嘉室”。顾鼎梅搜集自汉至明之墓志四千通，故取书斋名为“金

觀江湖樓

王伯初
書

佳石好樓”。杜进高偶得六朝人书一“稳”字，遂颜其居曰“稳斋”。钱君匋藏新罗山人画颇多，曾取斋名为“新罗山馆”。冯超然先后获得明人鸳鸯画扇十八柄，均作交颈比翼状，因以“卅六鸳鸯馆”颜其居。这类例子非常多，可以说比比皆是。再如王遽常因有人以仰韶出土之古陶器相赠，而取斋名为“仰韶楼”，吴湖帆因得宋本《梅花喜神谱》而取“梅景书屋”为斋名。这类斋室名，有的可能是一时兴奋得意而为之，与得了心爱之物时吟一首诗差不多。

有的因居室附近有山川树木、江河湖泉等佳景而命名。熊佛西抗战时在桂林租一荒园，内有榴花一株，遂于木板上书“榴园”，挂于门额。丰子恺在浙江上虞春晖教书时曾取斋名为“小杨柳室”，室外手植小杨柳一株。李格非，易安父也，曾官太学正，于东京赁屋，旁植竹，颜其居曰“有竹堂”。

有的用自己崇敬的先人的名号作为斋室名，以寓见贤思齐之意。如江云龙曾言：达则为孔明，穷则为渊明。故名其居所为“师二明斋”。王春渠斋名“水镜”，显然有仰慕襄阳水镜先生之意，王春渠时居襄阳南路，亦颇切合。秦伯未为岐黄名家，亦擅绘事，取法赵子谦，故颜其居曰“谦斋”。而陈垣的斋名“励耘书屋”，干脆取自其父亲的别号，他还将所刻之书称之为《励耘书屋丛

新代左子
歸一室

歸一室

名
家
題
齋

刻》，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治学精神，也是对父亲的最好的纪念。有的从自己的学业、艺术特点出发，自撰斋名，寓以深意。如朱自清的“犹贤博奕斋”，意谓读书做学问强于赌博下棋。邓散木在上海寓所的书房挂有“三长两短之斋”，他借用“三长两短”来形容自己的艺术：篆刻、作诗、书法是“三长”，绘画、填诗是“两短”。他在评论自己的“三长”时说：“世人但知我的书法，其实我的篆刻和诗都比书法好。”顾颉刚成名较早，因而他取“晚成堂”为斋名，寓学而后知不足，大器晚成之意。夏丏尊在上虞春晖中学教书时，为白马湖畔的居所取名为“平屋”，含有“平民、平凡、平房、平淡”之意。李可染抗战时在重庆农村，住所与牛棚毗邻，养成了观察牛、画牛的习惯，因将画室取名为“师牛堂”。王力的书斋名为“龙虫并雕斋”，他自己解释道：“古人有所谓雕龙、雕虫的说法，在这里，雕龙指专门著作，雕虫指一般小文章、小意思。龙虫并雕，两样都干。”

有的根据居所的地理特征、书屋的方位大小来取斋室名，平白之中耐人寻味。如任二北80岁才调回扬州（甘泉），因名其居室为“回甘室”。端木蕻良在北京的书房仅6平方米，因名“六米斋”。刘

名
家
題
齋

正成有“八方斋”，《刘正成书法集》有诗云：“八方斋里好听风”，自注：公家分我家居室一间，正八平方米，两代三口居之五年，有客来，无座。因名之“八方斋”。冯其庸曾住北京宽街，书房仅十平方，名曰“宽堂”。张正宇题曰：“其庸居室如斗，而额曰宽堂，是意宽也。”武中奇斋名“四喜斋”，因其所居街道含四，门牌含四，宅电含两个四，合起来四个四，遂名。

有的从自己或亲人的姓名中得到启发，为斋室取名，也别有一番情意。如高天栖有“抱琴室”，琴者，其妻名也。此斋名大俗大雅，堪称大妙。杜宣年轻时取了“桂叶草堂”作书斋名，“桂叶”为杜宣的原名桂苍凌和其夫人叶露茜之姓合成。胡亚光有“梦蝶楼”，其幼女名蝶，绝颖慧，八岁殇，亚光痛惜之，乃取“梦蝶楼”以寄托哀思，张大千书榜。吴湖帆有“四欧堂”，一则因其藏有欧阳询四帖而得名，二则意犹未尽，将其二子二女分别取名为孟欧、述欧、思欧、惠欧，以符四欧之实。可以想见，“四欧”在吴湖帆心中占有何等位置。

斋室名无不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含义深长，令人品味无穷。不少饱学之士，取了斋室名，意犹未尽，再配上相应的对联，或作诗填词，则更为斋室增添了丰厚的文化内涵。谢国桢晚年书斋名曰：“瓜蒂庵”，将收集书卷比作捡拾瓜蒂。并题诗曰：“幸逢盛世百无能，坐守青毡过一生。攘掷年华惊岁月，拾得瓜蒂报君情。”王起书斋名曰“玉轮轩”，并配自撰联：“三五夜月朗风清，与卿同梦；九万里天空海阔，容我双飞。”钱松喆自比顽石，每到一地，必拣一石以留念，故名画室为“顽石楼”，并配诗：“萧然惟石伴书楼，石不能言我点头；莫笑坚顽无所用，相盟期暮结良俦。”黄遵宪为“人境庐”配的自撰联为：“有三分水，四分竹，添七分明月；经五步阁，十步阁，望百步长江。”康有为斋曰“万木草堂”，

门榜“崇尚名节，检摄威仪”八字。夏丐尊为“平屋”撰的对联亦八字：“青山当户，白眼临门。”这些联语、诗词，直抒胸臆，感情充沛，与斋室名相映成趣。推敲这些斋室名和联语诗词，对了解作者特定时期的思想脉络和文化轨迹，是非常有益的。

斋室名堪称斋室文化，是因为斋室名的痕迹，或多或少、若隐若现地会体现在作者的创作上，有的甚至贯穿一生。斋室名往往和别号、闲章等连在一起，书画家们在创作书画作品时，常会署上某某斋室主人并钤上相应的闲章，文人学者在发表作品时，也会以斋室名作笔名，乃至以斋室名作集子名。如刘半农好谑，喜作打油诗，故尔以“桐花芝豆馆”颜其居，盖因桐子、花生、芝麻、大豆，皆打油之原料也，他在《论语》杂志发表打油诗时，常署“桐花芝豆馆主”。顾佛影斋名为“呆斋”，著有《呆斋随笔》；汤显祖斋名“玉茗堂”，著有《玉茗堂集》，其戏曲名作《紫钗记》、《还魂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合称“玉茗堂四梦”；胡颖之斋名为“粪心窠”，著有《粪心窠诗草》。大名鼎鼎的《随园诗话》、《容斋随笔》等等，均可作如是观。

斋室的命名、题写、题联，常常还是文人墨客之间友情交往的中介和见证。邀请师友题写斋名，或为别人题名撰联，不失为一种雅事、快事。这种笔墨交往，为文坛艺林平添了许多佳话。沈钧儒爱藏石，颜其居曰“与石居”。斋名分别由张仲仁、侯外庐题写，郭沫若为书斋题词：“磐磐大石固可赞，一拳之小亦可观。与石居者与善游。先生之风，超绝时空，何用补天，以召童蒙。”周作人“苦雨斋”为沈尹默所书。聂绀弩有“三红金水之斋”，取三国、红楼、金瓶梅、水浒之意，为黄苗子所题。吴湖帆有“迢迢阁”，因吴藏有黄山谷书太白草书卷，

觀江樓
 蘇軾先生有
 詩江樓之文
 見納獨刻頗
 義以心制
 省意求
 豈亦復又後

觀江樓

首句“迢迢访仙城”，又藏米襄阳书多景楼诗册，有句云“迢迢溟海六鳌愁”，故取斋名为“迢迢阁”。他请张大千绘迢迢阁图，并以明代青田石请陈巨来刻迢迢阁三字朱文印，并制迢迢阁用笺。“迢迢阁”的文化积淀，可谓厚矣。夏丐尊在杭州的居室曰“小梅花屋”，请留日好友陈师曾画了一幅《小梅花屋图》，另一位留日好友李叔同题《玉连环》词一首：“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夏丐尊自己也题《金缕曲》一首。几间寻常旧屋，被三位留日好友妙笔生花，居然留下了一段艺坛佳话。斋室文化的魅力，委实不小。

斋室名的背后，还掩藏着不少故事典故，细细品味，能让人发出几许人生悲欢离合、沧海桑田的喟叹。

胡风在50年代初曾亲手植四棵树，即署“四树斋”为斋名。邵荃麟见后惊呼：“什么‘四树斋’，你要四面树敌吗？”后来虽然涂掉了，但反胡风运动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可怜胡风何止四面树敌，简直遭遇了灭顶之灾。胡风的悲剧与“四树斋”固然没有必然联系，但一想到他曾经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总难免让人心酸。

高吹万书斋名曰“苟全性命之室”。抗战初期，他在金山旧宅的30万卷书籍被毁，他伤心得痛哭了三天的。后移居上海，遂以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颜其居。

这段经历，读书人见了，同情之心便油然而生。

翁同龢晚年的居室名曰“瓶庐”。1898年，翁69岁时，因维新运动失败，他被开缺回籍，革职永不叙用，驱出北京，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他在虞山西麓鸪鸽峰建造了一座新居，命名为“瓶庐”。概因其常悔失言，不能守口如瓶，因取此名。他在此隐居了整整5年，度过了他最后的人生岁月，直至1904年逝世。他在这里潜心创作，著有《瓶庐诗文稿》，内心痛苦可想而知。他甚至在“瓶庐”旁挖了一口深井，以便随时作自裁之用。堂堂帝师、大学士，晚景如此，瓶庐瓶庐，让人夫复何言。

郁达夫的“风雨茅庐”是喜欢文学的人都不会不知道的。1936年5月落成于杭州，至今犹存，为一家派出所的办公用房。斋名由郁达夫自拟，马君武题写。他和王映霞在这里度过了短暂的充满激情的新生活，但不久便“风雨”骤来，终于毁家离异，惨死苏门答腊。我在学生时代便对郁达夫的创作有所偏爱，几乎遍览他的小说、散文、游记、诗词、日记，并看了关于他和王映霞的几种传记，每当想起“风雨茅庐”，便禁不住扼腕叹息。

斋室名作为一种即兴创作，自由度和随意性比较大，并非一成不变的。有的人可能会对某个斋室名视人生经历的变化而作出相应更动，如周春曾得宋刻礼书和宋刻陶诗，遂颜其室为“礼陶斋”。后因贫故，出让礼书，改颜其室为“宝陶室”，后又出让陶诗，又改颜其室为“梦陶斋”。我想，这种更动，主要可能还是出于对自身落魄境遇的一种无奈的调侃。有的人一辈子换好几处居所，便取好几个斋室名，也有的出于喜好，即使不换居所也不断更换斋室名，甚至不一定有此斋室也取个斋室名玩玩。如文征明刻过不少斋室章，他说：我的书屋多于印上所造。这个风气

杨诒江親

自明清以来一直比较流行。如胡风就好为居室取名，除了上面提到的四树斋，另外还有落荒土屋、听诗斋、西晒楼、灌风楼、避法楼、若不闻楼等等。南社诗人梁鼎芬更了不得，他一生取了90多个斋室名，其中包括琴庄、冬庵、款红楼、荇华室、幽兰居、识字寮、红玉簪、芬华宅、葵霜阁、种树庐、二十八松草堂、双溪精舍等等。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一口气列举了十多个，是因为其对斋宅的称呼都各不相同，这还不包括常见的轩、斋、厅等用法，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斋室文化的博大精深。用什么名称，虽然在含义上有所讲究，但实际上的斋室和名称并不一定非对应不可，很多都是名不符实的，只是出于作者的雅兴，把斋室“造”在闲章上、“造”在书画上、“造”在书籍里罢了。也有的人对某一个斋室情有独钟，即使住所变换不定，斋室名却延用不改。如朱屺瞻爱梅、画梅、种梅，曾以“梅花草堂”三颜其居。第一座“梅花草堂”建于1932年“1·28”淞沪抗战后，此前他的“修竹吾庐”与“乐天画室”已毁于战火。于是，他在浏河镇老宅附近的废墟上新建一座田园式江南风格的建筑，分国画与西画两个画室，占地10多亩，植梅数百株。梅花草堂竣工时，他还邀集了当时的海内名家王一亭、黄宾虹、潘天寿、吴湖帆、齐白石、贺天健、丁辅之、汤定之、蒲作英为梅花草堂题诗作画，可以想象，当年的梅花草堂是何等气象。惜哉

后来堂毁图存。第二个“梅花草堂”在抗战胜利后建于上海南市淘砂场，占地一亩多，亦分中西两画室，规模虽小了些，但仍是沪上许多画家乐于聚会的场所。第三个“梅花草堂”便是巨鹿路景华新村二楼的画室，系“文革”后新配。祀老90岁后大量佳作，都在此创作。在第三个“梅花草堂”，祀老又邀请程十发、刘旦宅、谢稚柳、陈佩秋、唐云、吴青霞等画友为梅花草堂题诗作画。两次雅聚，前后竟相隔60年。祀老将两次雅集的作品汇编成《梅花草堂》集册。这草堂、这集册，见证了祀老的风雨历程，也见证了时代的沧桑。

斋室名不少被书写、镌刻于匾额，悬挂在厅堂或书屋里。无论是自题，还是请人题写，其书法往往水准不低，在推敲室名含义的同时，欣赏其书法艺术，不失为一种美的享受。高堂巨宅也好，简陋平屋也好，悬一块文化气息浓郁的斋匾，确能增色不少。现在的文化人、书画家，仍不乏有此雅好者，如果有心人能加以搜集、汇编，那真是一道别具一格的文化风景线呢！



商丽斋

我从事国画创作、文物收藏。喜得珍稀陶片，有散发长裙之采桑女、桑园劳作和歌舞图案，为我国陶器罕见。据考证，当是春秋战国时燕地之物。我当年题记：“商汤桑林，燕媛拍合。”是燕国丽人于劳作之歇息时，拍合踏歌商代桑林舞之意思。

罗工柳先生也喜古陶收藏，且多佳品，闻我此陶片事，欣然挥毫，书写“商丽斋”三字四尺整宣，气脉贯通，一气呵成，赠与我。能得先生书法精品，喜出望外，又蒙先生为我题签《张蜀燕画集》，更是感激罗老对晚辈的奖掖关照。

（商丽斋主：张蜀燕，河北省美协会会员。

题额：罗工柳。）